

金 石 著

牛棚里的笑声

香港语丝出版社

书名：牛棚里的笑声
作者：金石

版：香港语丝出版社
地址：香港西环羲皇台一号三幢2/A座
电话：二三八〇一八七六

印刷：广州市天宜印务中心

出版日期：一九九九年四月

香港定价：港币贰拾伍圆

出版书号：ISBN——962——85402——4 5

目 录

笑声 哭声 呐喊声	(1)
——《牛棚里的笑声》序	赵 寰
自序《呼唤人的尊严》	(9)
一、十年浩劫,从“造反有理”开始	(12)
二、带血的思辩	(21)
1、一个“反动资本家”	(21)
2、老婆婆的困惑	(30)
3、老阉之死	(39)
4、赵凡的“忠贞”	(48)
5、“牛棚”里的阿庆嫂	(58)
三、“牛棚”里的笑声	(65)
1、苦笑也是笑	(65)
2、姚书记进“牛棚”	(73)
3、“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张师傅	(84)
4、“原来我是蒙修特务”	(94)
5、牛老板受审记	(101)
6、“牛棚”里的特殊人物	(108)
7、留在“牛棚”里的笑声	(115)
8、“牛棚”笑声的余波	(124)

四、女局长的一丝醒悟	(130)
五、“走资派”的结论	(140)
1、关于一个“走资派”的结论	(140)
2、一位省委书记结论的传说	(151)
3、“不做你那个官”的郝部长	(161)
六、“孤家”和“寡人”	(167)

笑声 哭声 呐喊声

——《牛棚里的笑声》序

赵 寰

金石君近以《“牛棚”里的笑声》相赠，阅后不禁令人发出笑声、哭声、呐喊声。是共振？是回响？是对廿世纪黑暗王国覆灭的喝彩？

“牛棚”是北方的称谓，岭南则叫：“牛栏”。到了1966年，这两个名词，转借成另有含意的新创造的名词——谁说中国人除去四大发明就不再有新的创造发明？“牛棚”就是中国人二十世纪的一大发明。“牛棚”者，关“牛”之棚也，关“牛鬼蛇神”之“棚”也，牛鬼蛇神——包括各式各样的“黑帮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需要“横扫”的一切分子。“牛棚”并非真的用草、用席、用竹竿木杖搭起来的棚子，也不是用几根木杠圈起来的“栏”，而是就地取材的各种住室，包括教室、办公室、仓房、废弃的厕所、盥洗所等等，都是官办或私营的“打伞的和尚”们关押人的地方。其实，这并非什麼新发明，而是多年历次运动所设的隔离反省场地的扩大和延续罢了。它是十八层地狱的第一层，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阶段”。

“牛棚”，这个在神州大地遍设的肆虐多年的囚笼，

不知英语怎么翻译？CowShed？Cattle Pen？外国人会不会误认为把人和牛关在一起？鲁迅再世，还以为关了一群“孺子牛”哩！

全国到底有多少座“牛棚”？未见官方统计数字面世。叶剑英老元戎在一次报告中指出，文革当中死了二千万人，祸延及了一亿多人，总算有了个交代。我认为：“牛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团体……争先恐后都有建立，再加上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初级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五七干校……，可说是数不胜数。

不少的文学大师、著名学者……都陆续用他们的如椽大笔写出了珍贵的带血回忆。凡是住过“牛棚”的“牛”友们，也都应该秉笔直书，写出这廿世纪的《神曲》，给当代和下代留下一条血泪的文学长廊，叫世世代代千万不要忘记！

金石君的《“牛棚”里的笑声》，就以其北国“牛棚”的特殊的色彩，将悬挂在这条长廊上，留下几道血痕。

金石君，是我在武汉中南部队艺术剧院的老战友（后一起迁到岭南广州）。他是东北大学政治系的高材生。亲沐过1948年7月5日在北平的国民党当局屠杀学生的血雨腥风。1949年投笔从戎，服役于南国军旅，勤勤恳恳，夙夜匪懈。他在剧院院部当干事，我在创作部当创作员，经常晤谈，相得甚欢。金石君原籍山西，生性耿直，嫉恶如仇。1957年在阳谋的迅雷暴雨里，

几乎中电落马，死罪虽免，活罪难容，被定为：中右分子（只装档案并不与本人见面）。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60年代初，“中右”虽被改正，但到文革伊始，在北国又遭厄运。躬逢盛世，亲历“牛”运，目睹耳闻，肌肤伤痕，灵魂触痛，三十年后才写下了这部《笑声》。使我们这些长居岭南，倍尝南国牛棚滋味的“同犯”（“同犯”又是中国人一大发明创造，同犯并非同犯一罪的囚徒，而是同在一个蓝天下，同在相类囚笼中的彼此称谓是也。）得窥北国牛棚光怪陆离之一斑。令人悚然惊讶的是，所经所历如此之雷同！何其相似乃尔！？怪也不怪，盖皆因：东西南北中，一个思想；党政军民学，一条路线；打压逼供信，一种手段；和尚打黑伞，一样无法无天！

“牛棚”关的人群进来之前，大多经过一番批斗，在高音喇叭的叱咤下：“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被赶进了炼狱。按佛经上讲，看管炼狱的才是牛鬼蛇神，关进来的却是一群屈死的冤魂。人世间的“牛棚”，关进来的是牛鬼蛇神，看管“牛棚”的是一群根正苗红的“领导一切”的工人师傅和年青纯真的战士。当然，忠贞不二的工农兵，不仅可以监管异己，而且可全心全意地服侍他们稳坐金銮宝殿。

炼狱中不仅有体罚，干重活、累活、苦活，（劳其

筋骨);吃不饱(饿其体肤);睡觉不准挂蚊帐,不许蒙头睡,不许交头接耳,不许自言自语,连说梦话都要受到责骂……。还有精神折磨(苦其心志),早晚请示汇报,事事斗私批修,日日夜夜都须触及灵魂。写不完的交代,认不完的罪。最难受的是只准读一种书,浪漫诗人郭沫若称之为“为民立极”的四卷雄文——毛著。林副统帅曰:读毛著一本万利。不准读马列。林副统帅曰:马列离我们太远。

书中的赵凡经历,就是一段炼狱历程。

赵凡是一九四九年参加革命的一批大学生的代表人物,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专制疾恶如仇,把希望完全寄托予共产党,参加革命后,伏首贴耳听从党的教导,专心致志工作,老老实实地改造思想,尽管他们十次八次的失望,但始终不放弃追求进步的理想。他们背负着祖先文化的积垢,怀着对现代民主与理性的幻觉,如今又经受着文革炼狱的熬煎!他们几时能从天真的追求中真正的觉醒,几时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二

“牛棚”内外,“非正常死亡”人数颇多。书中《老阍之死》就是一例。

老阍是个画家,是一位1945年就参加东北民主联军的老革命。文革伊始,老革命就遇到了新问题,何况,林副统帅的名言:文革就是要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

命！统帅之命，言出法随，令行“命”止。君不见，老革命者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命都惨遭“革”掉；至于 1945 年参加的“小”老革命当然不在话下。但他不明不白地被扣上一顶“日本大特务”的大帽子，却令他死也不服。终于他从九楼电梯上跳下，“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尸骨无有下落。平反后，竟用一个无名的骨灰匣，冒名顶替了事。书中写道：

生前“脱胎”无成效，
死后“换骨”有绝招。

对照我所在的大院，前后有两对夫妇自杀了，三个上吊，一个跳楼。死后，还要召开“宣判大会”，自杀，叫做：现行反革命。死了也要宣判。我们这些“同犯”，还要抬着他们的尸体送上卡车，听着革命小将的口号声：

“死了活该”

“不给棺材！”

其实，正常死亡的人，也没有棺材。

枉死城内外枉死的冤鬼们，并不稀罕什麼棺材，他们要的是个“说法”！枉死城内外的冤鬼们，魂归何方？

三

《姚书记进“牛棚”》，可谓：“整人者，人恒整之”的一场中国轮回式的活报应。

姚书记正在主持批斗一个姓祝的牛鬼蛇神，批斗者

照例无限上纲，竟然说他是祝家庄祝朝奉这个恶霸地主的孝子贤孙！姚书记听后，信笔在报纸的语录上写下四个大字：“胡说八道！”就这四个大字，把一贯整人的左派领导干部，也关进了牛棚。解气吗？解气！荒谬吗？荒谬！

信口开河无限上纲，胡说八道的何止批斗者一人？在报纸上乱写乱画而被关进牛棚的又何止姚书记一人？都是愚民政策制造矛盾的产物，都是造神运动的殉葬品！

记得，在岭南赤泥监狱，我有个“同犯”，是个年青的军校学员，在报纸的领袖像背后，顺手也写了四个大字：“修正主义”，竟被关进牛栏，残酷批斗，后竟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写错了语录，喊错了口号，在报纸的领袖像和一句顶一万句的语录上乱写乱画，就要列入“恶攻”罪的范畴。“恶攻”者，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也。这真比荒诞派小说还荒诞；比黑色幽默还要黑！

至于轮回报应最昭彰者，莫过于林彪、江青。一个恶贯满盈，粉身碎骨；一个天怒人怨，自己对自己执行了绞刑。始作俑者，其无后，也是一种恶有恶报的天谴吧！

四

作者说：住过“牛棚”的“牛”，自嘲住“牛棚”是上“黑大”。

“黑大”非黑龙江大学，乃“黑帮”大学也。

“牛”们不仅熟读了雄文四卷，而且对其中的华彩乐章都能正背如流。林彪爆炸之后，马列书籍开禁（一场大笑话），有的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等。

而在生活上，吃的“牛马”食，住的“牛马”栏，干的牛马活，可以说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培养真正拼命工作，不计报酬的（没法讲）共产主义风格。

在深夜反省的时间里，真正地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仅混身酸痛而且灵魂被触及得神不守舍，三魂出窍，七孔生烟！

书中的女局长，她在“牛棚”里彻夜苦想：“难道我历尽千难万险，响往进步，不远万里去投奔革命，就是为了学着不断的整人吗？多少优秀干部，多少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抛弃家庭、学业，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的吗？”她下定决心：“我要在熬炼中，获得醒悟。”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革文化命的革命！

这是一场上帝也弄不明白的猴戏（作者警句）。上帝不明白，但中国人民终于明白了。是一封私人通信道破了天机。这封信曾以中央文件名义下发，真叫人大开眼界，恍然大悟。这一出猴戏不仅“非跳出来不可”，还要“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但这可绝不是什麼猴戏，而是一场史无前例、残害了数以千万计生灵的大悲剧、大闹剧、大惨剧！冤狱遍神州，“牛棚”处处有！当然，也如那封信预言的那样：“一朝覆亡，顷刻瓦解”！覆亡

瓦解的是真正的黑帮！

金石君的《笑声》，虽然只是大时代的一支小插曲，但绝非他自谦所说的是“垫柱之沙”“抹墙之泥”。其实，它是一座碑铭。当然碑有高低、大小，无论高低大小，聚集起来就是座广袤的碑林，一片浩瀚的林海！

愿神州身遭浩劫的生民们，人人垫沙抹泥，口诛笔伐，积沙成塔，集卷成书，那就真可以建造成千古奇冤的碑林；用血泪文字砌造成的文革博物馆（巴金老人的愿望迄今未实现）；集体编纂的“人类羞耻的年鉴”（作者名言）。

当后人审读这些用生命写下的史文，会发出笑声、哭声、呐喊声！“呼喊人的生存权！呼唤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

中国古老的典籍中有这样一句光耀万古的真言：

“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运篇）

愿这颗天地之心，永成天地的主宰！永远免于饥寒交迫，永远免于恐惧惊慌！那些把人当作虫豸牛马，想把成亿颗天地之心毁灭的一帮神仙皇帝，一定瓦解，一定覆亡！

1998 11 16 于广州望尘楼

呼唤人的尊严 (代自序)

——写于 1989 年 5 月 4 日

这是一场噩梦?!
七亿中国人整整做了十年。
不，这绝不是梦，
那悲惨的经历，
刺伤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这确实确实是一场
亘古未见的浩劫。

《“牛棚”里的笑声》，
带着流不绝的泪水
洗不净的斑斑血痕，
从噩梦中惊醒。
人们从眼泪和血迹中挣扎着呼唤：
“哪里有人的尊严？”

在那人妖颠倒之年，
古已有的：五千年文明，
现代人类彰明的法制与人权，
被恶魔撕咬的尸骨不全。

“五四”已满七十载，
“中国人民站起来”也已四十年；
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共产党员，
 抛头颅，洒热血，
前仆后继，梦寐以求的科学民主，
 一场浩劫，
变成了消失在九天之外的云烟。

《“牛棚”里的笑声》
字字揪痛我的心灵，
不时的发出一声声的惊叫，
 一声声痛楚的呼唤，
呼唤中国人民几时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
 呼唤着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

科学、民主，
老者追求了，
 一代又一代，
得而复失，一遍又一遍；
 来者请记住：
不要再受人愚弄、蒙骗，
永远制止“浩劫”重演。

文化大革命这场千古奇冤，
要把它真真实实的记下，

树其碑，
立其传，
建一个永不磨灭的碑林，
造一座永垂不朽的宫殿，
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翻阅这
人类羞耻的年鉴。

但愿这一册微薄的小作，
能成为碑林的一粒垫柱之沙，
宫殿中一把抹墙之泥。
让全人类都来呼唤，
呼唤科学、民主，
呼唤神圣不可侵犯的
人的尊严。

(纪念“五四”七十周年，1989年5月4日，于广州)

十年浩劫， 从“造反有理”开始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六月，中国大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发起之时，很多人并不理解，认识不到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这场革命运动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更认识不到它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绝大多数的人是站在圈外，拭目以待。当第一批戴“红卫兵”袖标、高喊“造反有理”口号的大学生，从我们办公楼的大门前走过的时候，大家还不以为然的一笑置之。进驻我们单位的省委工作组人员，像歌剧《刘三姐》里的陶秀才李秀才那样，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地查找“造反有理”这句口号是来自何方神圣的御旨。一位富有极大耐心的同志，终于查到了，原来是毛泽东公元一九三九年在延安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里说过的。那句话的原文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但那是造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反，现在造谁的反？难道要造共产党自己的反？再往后过来的红卫兵，他们喊的口号就不一样了，“谁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撤他娘的职”，他们开始骂人了。大家都在干革命，罢谁的官，撤谁的职？人们更有点不明白了。

没有过几天，听说北京开始扫“四旧”，所谓“四

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老字号的招牌也砸了，有些名人的珍藏、宝器都被砸了。传说郭沫若老先生，因为毛主席写了一首诗，批评他的《十批判书》说：“劝君莫骂秦始皇，焚坑是非待商量，祖龙虽死城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十批》是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一向紧跟毛主席的郭老，吓的赶紧把自己的著作都烧了。看样子这一次运动的来头不小。几天后，我们这里也来了扫“四旧”的红卫兵，他们要进电台来扫“四旧”，这下可把军管的王政委吓坏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怎么能让红卫兵进来呢？我们的同志只好告诉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四旧”。不料红卫兵们大喊起来：“你们天天都广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节目，怎么说没有四旧呢？”军管王政委一听，赶快找文艺部的同志，“咱们有这样的节目吗？”大家告诉他：“这种节目太多了，要是都扫掉了，咱们广播什么？”有一位同志灵机一动建议说：“是不是给他们一些旧唱片，让他们扫扫算了”。王政委只好点头同意。于是大家忙伙起来，从楼上把一些广东和海南的旧戏曲唱片搬出大门，在红卫兵监督下，砸了个粉碎。正好我们街边有个废品收购站，听说电台要砸唱片，立刻派了两个人，带着麻袋来收破唱片。据说回收的旧唱片可以做扣子原料，他们转卖给制扣厂，可以赚一笔大钱。真想不到，在如此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刻，竟有人发起扫“四旧”的财来了。

所谓扫“四旧”，并不是专指扫什么旧思想、旧文